



碗窑仙人掌树

朱成腾

碗窑有蛮多仙人掌,大概是背山朝阳面水比较适宜生长吧,插哪长哪,节节高。有一贫瘠山坡地一溜儿齐刷刷的长成一条带,多半是落花结籽滚落到哪就长到哪啦,粘着点土便生长,给点阳光便灿烂。有时断枝趴地,稍接地气,节骨眼就抽出嫩芯,横着、歪斜着都长,村人就送两字——“臭贱”,这是瓯南闽语的直译,不顺耳倒是褒义词,隐含坚强,有旺盛之生命力的意思。都说无心插杨柳成荫,这叫无心栽掌掌成树。村人喜欢,仙人掌便成了“村树”。一部分影射古村数百年来艰难生存的历程,有水有土,便有碗有瓷的烧造传承,简约而厚重,自强不息。

特别抢眼的是半岭马厝的两株仙人掌树,巴马寿星一般老,一公一婆,耳鬓厮磨,朝夕相依,高5.6米,幅宽达6米。因为老,所以称“公婆”,因为高、大,便称为“树”。乡村旅游热了后,便成了古村景区的一处网红打卡点,“哇塞,见多仙人掌,没见过仙人掌树诶”!游客惊叹,咱也见多不怪。都说文字来自生活,我在《碗窑有约》里称之为“仙人掌树”,在送稿中国(北京)民族摄影出版社,老师二审稿时把“树”字圈了红圈,标了箭头作征求删去状,为此,我在样书空白处作了如何高如何大如何老的注明,言明称之为“树”一点也不为过芸芸,费了周折。有一点力争的理由是,我始终认为一“树”乃点睛之字,只因“公婆仙人掌树”,都如村头的老香樟,映衬古村一段沧桑史。

碗窑仙人掌为仙人掌科植物单刺仙人掌,属肉质灌木或小乔木类。老株常具圆柱状主干,分枝开展,呈倒卵状长圆形或倒披针形,橘黄色花朵,很好看,也耐看,这朵凋零那朵开,花期四至八个月。一到花开满树,那是绚烂一村,象风走了八千里,忘了归期,招蜂引蝶无数。也许生长在碗窑的气候环境里吧,不知是否有别于它地,也不是那么大半年一直是花期,但一年是有两次开花期的,一般是清明后至五月份盛开一次,再是中秋节上下的十月份盛开一次,每次到最后一朵凋谢差不多要一个多月,秋天里结果,叶掌倒挂着也能开花。仙人掌种类很多,这种肉质灌木或小乔木类的,印象里生长在滇缅一带的多,记得汪曾琪《昆明的雨》里写到的云南的仙人掌倒挂着也能开花,咱碗窑的就是,这种阅历很亲近,读来便也亲切:

“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。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。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:一面小镜子,周围画着八卦,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,——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,用麻线穿了,挂在钉子上。昆明仙人掌多,且极肥大。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。——种了仙人掌,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。仙人掌有刺,猪和羊怕扎”。在滇缅一带及昆明呆过一段时间,知道有类似高株的,一般围种代替篱笆的都是低冠的。碗窑地乃至浙南地带没有他般习俗,不认同仙人掌能辟邪,只是有到端午节时挂些艾草吧,有一点不甚明白,方圆百里地,也未见类似高大仙人掌树,唯独碗窑地彼

此情有独钟?

仙人掌树的厚皮上,寄生了许多苔藓、杂草,年轮的皱褶里读出了流年的沧桑,嫩青的叶掌开过花后,来年便慢慢干瘪、收实、趋圆,变成枝干,然后在新枝干外又长出新叶掌,左右上下节节攀,直到承受不起,便会自然断落,因为枝干都嘎嘣脆,没有主心骨,有时节外生枝太过茂盛,雨风天负荷过重便会折断。枝干未老皮先老,看似干瘪的灰色老皮,内里却青嫩,水水的。其实灰色老皮是抗晒的保护层,为了更好地锁住储存枝干的水份,更好地输送到最外围的掌叶。一般树类植物靠外皮输送水份,而仙人掌树整个树干都是水做的,要是能“拧”干,估计也只剩一层皮渣。一瓣落到厝顶瓦片上的掌叶,晒着晒着倒抽出了芯,自身的水份储备够它存活许久,好比老树上一株离了根的石斛草,咋晒也不干。剪下一株枝叶做成插瓶景,弄些小沙土,三五月忘了喂水还是那么青且饱满,不蔫!意志够顽强,但身芯却很脆弱,便是仙人掌树的个性了。

“公婆”老了,生病了,2017年,算是公株吧,得了病害,主干根部严重溃烂,重度倾斜,危及游客安全,婆株也萎靡不振。这种“文保”级的仙人掌树,废了是不行,我们决定替它做一次外科手术式抢救,问题是满树是刺近身不得,要命的是一旦把整棵枝干放倒在地,稍有不慎恐怕就嘎嘣脆断成几截了,思量量去,便搭了吊架,用葫芦吊吊将起来,削去烂根腐肉,几成截枝,从新植入新土,消毒给养,再做了支撑架,不久便又勃勃生机,又开出了花。还是“臭贱”喔!

仙人掌,外刚内柔之心。据说,在造物之初,仙人掌是最柔软的东西,她娇嫩如水,稍一触碰便失去了生命。上帝不忍,在她的心上加上了一套盔甲,坚硬如铁,上面还带有伤人的钢刺。从此,再也没有人能看到仙人掌之心了,凡是接近她的生物都会鲜血淋漓。很久之后,有一位勇者受其所伤,便要铲除这“恶物”,剑出刀落,仙人掌成了两半,从中流出却是绿色的液体。原来,那是被封存的仙人掌之心,由于无人了解其中的寂寞,化成了滴滴泪珠。如是一般,大概是人们习惯喜欢赋予世间事物种种美好或悲催的神话故事吧,譬如树很老了便有了树神,碗窑仙人掌树,吮吸了“仙人”之气了吗?有了树神吗?顽强的彰显符合村树的神旨吗?

仙人掌的进化,梳理了自身的“弱性”,环境适而生存,掌叶尖而硬的刺,抵御了栖树动物和人类的摧残,为了更好保护自身,还藏了许多“暗器”,表皮里肉眼看不见的小毛刺,手一触摸立马便有小针扎感,一处、二处、麻麻的,类似徒手触摸了工业石棉后的感觉,是很不容易处理的,你不去伤害她,便相安无事,或许世间事物,一面卑微的生存表象下,必定有另一面尊严重的守护吧。

人们赋予仙人掌的花语,除了寓意坚强外,还有一层温暖且刚毅的爱,坚贞不渝。两株公婆树偎依相伴,相濡以沫,携手抵御风雨,这份坚贞,古厝老墙烙下印证。

公婆仙人掌树,是碗窑的村树!

一日岛居

蔚 蓝

生长在山村的我,对渔村有种莫名的向往。小时候,正月里走亲戚,最喜欢去嫁到小槽的族内亲房堂姐家。印象里,她家院门右拐,穿过几棵芭蕉树,走一小段下坡路就可以到海边,随手翻开个石头,就可以看到落荒而逃的小螃蟹,高高兴兴的抓了一瓶子回家,奶奶说,那个寄生蟹不能吃的。但丝毫不影响我对它们的喜爱,看着它们顶着一个贝壳,敏捷的横行,可以玩很久。后来,堂姐一家搬到霞关镇上,族内亲戚走动也逐渐少了,我失落了好一阵子。

几年前,看到马站网发的帖文,有一处叫台山的海岛渔村,依山而建的一簇石头房子,窄而干净的小巷,一下子找到了儿时的回忆,更是加深的对台山岛的向往。然而,去趟台山并不容易,我有时间的时候,没有船班;有时间也有船班的时候,又遇上风雨天气。赶巧在初夏最好的季节,我和小朋有机会去了台山岛。

天气很好,但又几个浪头还是让船颠簸的厉害。我还担心自己会晕船反应,一些轻微的头晕过后,马上就适应了海上航行。凭栏远眺,海水由浑浊到清澈的碧绿、深蓝,在风和阳光下,闪烁着迷人的光彩,那样的颜色,再昂贵的珠宝光泽也无法媲美啊!再回望陆地,码头的嘈杂已经远远抛在头后,更远处的山峦,浮在海平面上。我一眼认出了鹤顶山,它仿佛是一个慈祥的胖老头,一双手臂伸展摊放,那姿势好似倚坐在家门口,目送或迎接每个来去匆忙的儿孙辈们。

一个半小时的航行,船渐渐靠向台山码头。当船绕过雨伞礁的时候,旅客们纷纷拍照留影。这个礁石,很多次从图片上看到,当它就在你的眼前时,就像素未谋面的朋友,但一见如故。

一见如故的还有大明、小林和小蔡。凭着云亭老乡的身份,我和小朋到了台山岛就受到特别礼遇,大明帮我们安排了吃住。大明的父辈就从云亭到台山谋生,大明也在台山二十多年了,说起台山,他比故乡云亭还要熟悉。短暂休息后,小朋带着她的孩子出门闲逛,又偶遇了小林夫妇。我是在迷糊的午休中,被小朋电话叫醒,来到了小林的深蓝小舍。这个别具风格的处所,本是台山供销社,小林他们四年前购买并改造成休闲客栈。一进门,我就被墙上的一张奖状所吸引,颁发于一九八零年,落款处的公章,是一个时光机,让时间穿越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。

深蓝小舍门口有躺椅,我摆放到阴凉处,学着鹤顶山的姿势,伸展手臂摊在蓝天白云下,耳畔传来山羊清脆的叫声,公路下渔家的鸡不紧不慢的回应了几声。更远处是海浪拍打岩岸的声音,不禁使得人的呼吸都跟着那个轻柔的节拍。

随身携带的两本小书,搁在窗台下。我原本要计划读多少页的书,要去看岛上的那个风景点,都被搁浅。闭目躺在台山的海风怀抱里,时间是这样随意。待我昏昏欲睡,不时听到的羊叫鸡鸣和汽笛声,还有屋内小林她们偶尔几声开朗的大笑,只是感觉是梦境中传来。小林用音响播放歌曲,我隔着三四米的小街向她喊道:可不可以放几首五月天的歌?小林回头浅笑:点歌手可以,但不要点曲目哦。一整个下午,在环绕在各种立体声中。

傍晚时分,小舍隔壁的一个渔民端着一大脸盆的腾壶蹲在路边,小蔡正好带着小朋的孩子从小沙滩回来,两个互相问候收获。小朋的孩子兴高采烈的举着一只小螃蟹:叔叔,我抓到了一个螃蟹,是活的。渔民乐呵呵夸奖孩子,并的笑着招呼我们和他同吃藤壶。没有足够的工具敲藤壶,渔民起身回家拿出了菜刀、锤子,分发给我们。小蔡介绍说渔民大哥叫阿建,往常会一起潜水去挖贻贝、藤壶当零食。我原本只准备围观,担心海鲜吃的会闹肚子。看着他们嬉笑着敲藤壶壳,阿建又安慰我:煮熟的,放心吃!我便大胆的品尝一颗,哪知一吃就上瘾,他们都有工具,我没有,等着大伙轮流帮我敲藤壶。很快一大脸盆吃完了。此时,大明妈妈喊我们吃饭,只有恋恋不舍放下藤壶去吃饭。饭吃到一半,阿建在外面喊:又一锅藤壶熟了。大家哗的一声,放下碗筷,飞奔到阿建家门口。

雨伞礁上空斑斓的云彩,唤醒了台山又一天的安宁和忙碌。返程的船班即将启程。大明告诉我们,今天有部队官兵要离岛。他特别买了一串鞭炮为转业战友送别。我知道部队的那套规矩,不许拍摄人像入镜。上船后,自然就带着耳机听蒋勋细品红楼梦。没一会儿,小朋和小林坐到旁边,嚷嚷着:太感动了,再下去要哭出来了。原来,码头的战友整齐的站成一排齐声喊着:连长再见!我的脑海里,闪现了一个镜头,我们一船的人在船舷和对岸挥手:再见了!战友!可惜,船开了太远,我们来不及组织上演这样的一幕。

有些道别放在心里也好,就像很多难忘的记忆一直放在心里。

